# 深切的缅怀，永远的悼念
# ——追忆吕鸿声先生生前点滴

徐卫华
(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，广州 510006)



吕鸿声，江苏溧阳人，生于1926年3月，于2012年8月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6岁。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，后就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，从事昆虫生理生化、病理学等研究，其中1956年留学苏联攻读博士学位。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研究员、所长，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、昆虫病理室负责人，并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，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学位委员会委员，中国蚕学会副理事长，《蚕业科学》主编，《昆虫学报》、《病毒学报》、《国际蚕丝学》编委，首届国际蚕业科学讨论会主席，国际蚕业科学技术学会筹委会主席等。先后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，在昆虫遗传育种、生理生化、病理等多学科领域有高深的学术造诣和突出的成就，为我国当代著名昆虫学家。

昨天在广州开"973"计划项目年度总结会，从北京来的朋友那里得知原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所长、曾长期担任《昆虫学报》编委的吕鸿声先生今年8月驾鹤西去，百感交集，陷入无限的怀念思绪中。

我和吕先生见面以及来往信件总共只有数次，但却留给我永远的回忆。在我攻读硕士研究生(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)的1983－1986年期间，吕鸿声先生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(江苏镇江)所长，这个时期几乎没有往来，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说一些关于吕先生的为人处世，略知吕先生对事业追求的执着。在我硕士毕业答辩前，出于对先生的敬仰，我主动向导师提出请吕先生作为答辩专家。论文答辩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先生，先生说话缓慢有力，带有浓浓的苏南方言，对于出生南方的我来说，有着非常的亲切感。我是学生，先生是大家，但是先生表现出学术的睿智，态度却非常的温和，没有一点架子。提问也是针对问题，直言不讳，简洁明了，显示出先生的为人风格。当我毕业后留在所里工作不久，先生就退休了，印象最深的是先生退休前在所里报告厅作的工作报告，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聆听先生的报告。在报告中他特地点名指出当时两位工作做得好的年轻人才，这个不一般的举动深深地显示出先生对年轻后辈的期待和嘉许。

先生退休后在北京的家生活，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。后来我去了日本名古屋大学山下兴亚教授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，在1995年毕业前夕对自己今后的出路犹豫不决时，我第一次写信给先生。先生回信告诉我你有很好的基础，不要放弃，并亲自给我写了推荐信。于是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心，回国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，继续从事昆虫的滞育机制研究。尽管我不知道推荐信的具体内容，但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能够接纳我，想必先生的大力举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回国后有机会到北京出差，我第一次走进先生的家拜访他老人家，畅谈科学研究、国外趣闻长达3个多小时，发现先生对科学前沿的重要问题了如指掌，敬佩之心油然而生。几年后我在吕先生的弟子、好朋友张志芳博士的陪同下，再次拜访先生。和第一次那样，先生的房间摆放着各种书籍、论文和书稿，先生80高龄还每天阅读文献，笔耕不止，先后出版了《栽桑学原理》、《昆虫免疫学原理》、《养蚕学原理》、《蚕种学原理》、《家蚕生殖、性别与杂交优势的遗传学控制》等系列丛书，长达数百万字，没有比"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"再恰当的词语来形容了。加上早期由先生主编的、里程碑式的巨著《中国养蚕学》、《家蚕遗传育种学》、《家蚕品种志》、《昆虫病理学》，以及专著《昆虫遗传育种学》、《昆虫病毒分子生物学》等，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、丰富的学术财

富。再加上发表的科学论文 100 余篇，可谓硕果累累，著作等身，在昆虫学界无人能比。

到先生家两次，接触到先生夫人钱纪放教授，钱先生曾在工作上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出色的科研业绩，夫唱妇随，在家里则是温文尔雅，贤妻良母。钱先生包干了全部的家务，使得吕先生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问上。后来钱先生长期生病卧床，吕先生则全力照料夫人。两位先生几十年来事业上互相帮助，生活上相敬如宾，相濡以沫，堪称我们晚辈的学习榜样。钱先生在吕先生过世数日后也追随而去，令人震惊和惋惜，但愿两位老人天堂相见，再续前缘。

事实上，我每年都出差北京，有机会去看望两位先生。自己一直想把追求的科学问题搞清楚，带上值得骄傲的成果再和先生畅谈，带给先生真正的惊喜。今年 9 月我们的成果终于出来了，当收到发行在 PNAS 上的论文单行本时，我考虑先生年纪大，看这么小的字太吃力，不如借出差的机会当面说给先生听。不料天不助我，再也不给我机会了，后悔，还是后悔，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泪流不止。不过可以告慰两位先生的是，我们攻克了昆虫滞育的关键性机制，研究工作进入了国际一流水平，现在已经不是 20 世纪 80－90 年代仰望国外科学家的时代了，可以和国外科学家平等交流了。

先生一生淡泊名利，诲人不倦，自甘寂寞，埋头做学问，显示出高尚品德。先生的学识渊博，精通动物、植物、遗传育种、生理生化、病理等众多学科，实乃学界罕见的全才。先生不仅为中国的昆虫学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，还以大家的风范对年轻人大力提携，我本人就是众多受益者之一。虽然我不是先生的弟子，但先生是我最崇拜的科学家，先生的治学态度一直影响着我，那就是每天看文献做学问，专注科学问题和前沿进展。先生和夫人虽然去世，但精神永驻，音容笑貌永存。我将把对先生的怀念化作工作的动力，继续埋头实验室，为中国的昆虫学研究尽一点微薄之力。

吕鸿声、钱纪放两位先生千古！

（2012 年 12 月 18 日写于广州大学城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）